



异国情缘
01

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个书中的故事潸然泪下了?

吻不到 的恋人

Lovers
beyond distance 佩灵 著

“情感魔法师”佩灵深情镌刻【花火】首部泰国爱情故事

如《初恋这件小事》般温暖
如《初三大四我爱你》般哀婉

她将悲凉写到极致
她把爱写成兵临城下的不朽传奇

在曼谷，在芭提雅，在中国香港
如同极光绽放的白衣少年，深陷世界的无底黑洞
她不辞冰雪，披荆斩棘奔赴而来
只为那年夏天，他曾许给她的那个后来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吻不到
的恋人
Lovers
beyond distance 佩灵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吻不到的恋人/佩灵 著.--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

2012.6

ISBN 978-7-5112-2546-7

I. ①吻… II. ①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0430 号

吻不到的恋人

著 者: 佩 灵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策 划: 李 敏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插画设计: PlushyLily

责任印制: 曹 净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 (原崇文区) 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 (咨询), 67078945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mm 1/32

字 数: 172 千字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546-7

定 价: 1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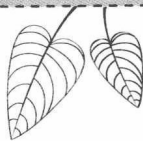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如果没有遇见你	001
第二章	我要我们在一起	041
第三章	你唱给我的小情歌	069
第四章	对不起，我爱你	099
第五章	我想我会一直孤单	113

Lovers
beyond distanc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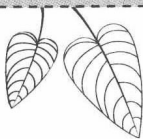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六章	北半球的三人游	129
第七章	听说爱情回来过	147
第八章	我比想象中爱你	173
第九章	悲伤地坐在你身旁	195
第十章	终点	225
后 记		247

Lovers
beyond distance



第一章

如果没有遇见你

曼谷。

我永远都记得2009年的那个雨季。

我伏在你的背上，被你背着去医院看病的样子。

那时候，曼谷不见星光的天空，红色的、黄色的、蓝色的，一朵接着一朵在天空绽放，又坠落或转瞬即逝的流星。



—
当沈璧君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时，全世界都在下雨。

靠近曼谷湄南河的东边，是条略显繁华的步行街。年代久远的老房子小栋小栋的，歪歪斜斜地挤在一起，越过视线上方卷翘的屋檐，天空呈现一种灰与白相间的颜色，隐约闪耀出雨点的光。

雨水正冲刷着整座城市。

那天，沈璧君就这样藏在小街的屋檐下，半边肩膀淋着雨，一路走过去。路过图案粗鲁的文化衫店，蔓延着浓郁香气的佛品店，桌子支到了路边的炸皮蛋摊，最后她走进一家按摩店，店门口用白纸黑字很粗狂的英文写着“Feet massage 1hour 100\$（足部按摩一百泰铢一小时）”。

见到细眉细眼的中国女生走进来，旁边几个黑瘦黑瘦的按摩女都争先恐后地站起来，用蹩脚的英语推销，一百泰铢可以做一个小时的足部按摩。

沈璧君摆摆手朝里面走去，按摩店的老板是个长得有些妖媚的女人，坐在油腻腻的柜台前，用涂了桃红色甲油的手指一张一张地数钱。她抬了下眼皮，见到进来的不是客人，又低下头去做自己的事。

“请问，你们这里招人吗？”沈璧君提提肩上的背包，指着玻璃门上招小工的大字报用英语问道。女老板抬起头来，露出一张描绘得很精致的脸，问道：“你是外国人？会泰语吗？”声音粗粗的。

“只会一点，不多。”沈璧君心虚地回答。

红色的护照递出去，是个刚满十七岁的中国籍女孩。看着健康还会讲英文，女老板很满意地点点头：“那就留下来吧，包食宿。”来这里光顾的也都是说英语的外国人，他们白天在身上背着巨大的包裹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寻着夜色而来，松弛自己僵硬的肌肉和打磨得满是水泡的脚底。

按摩工，这是沈璧君的第一份工作。她十七岁，不懂得贪心，有吃有住便觉得满足。

那年，她随着父母来到曼谷郊区的一个小镇上。他们在镇子上开了一家中餐厅，专门卖潮汕风味的海鲜粥和烧烤。原本她是可以留在国内爷爷奶奶身边念书的，但母亲拒绝了，老人家哪里会教育孩子。于是就过来了，缴了笔钱进了私立学校。学校就建在一所医院的附近，每天晚上她自习到很晚，步行回家时闻见墙壁后浓郁的消毒水味，有种死气沉沉的安静。

她恨透了这种生活。

还有永远学不会的，一讲起来会咬到舌头的泰语；跟不上进度的数学题。父母天天在她耳边念，他们每年花十多万泰铢供她念书，如果以后找不到好的大学光耀门楣，那现在他们起早摸黑的辛苦就白费了。她身边都是家世殷实的同学，每天跟打了鸡血似的没完没了地用蹩脚的英语嘲笑她，说她太胖，不知道每天吃了多少东西。每天去学校很早，背着重重的书，看着黑板上那些自己看不懂的字符，就越发地窒息和惊恐。没有娱乐，也没有体育活动，她甚至想不起电视机长什么模样了。

她好厌恶这样的环境，觉得再待下去一定会死掉。

那天下午下课后，她走出了校门，在公路边拦到了一辆到曼谷市区的大巴，花掉了身上最后的二十泰铢来到了市中心。甚至来不及考虑父母，她也不想考虑那两个让她日日夜夜都得缺氧失眠的亲人。

狭小的按摩店居然还有一层阁楼，只有半米高的样子，朝街的一面墙是茶色的反光玻璃。那天打烊后女老板说，你晚上就住这里。女老板去仓库给她找被子和枕头，她站在阁楼中央，看到墙壁上挂着的相框。相框里的女老板是素颜的，眉目清淡，微笑，眼眉都弯成了新月，是一个爽朗的女子。

那是2009年，沈璧君在客似云来的按摩馆做得很努力，直到夜深才毛着腰钻进那半层高的阁楼，隔着茶色的反光玻璃看渐渐闪耀又渐渐熄灭下来的城市。

她只是个学徒，按摩店里最低等的职位。没有多余的钱去享受这座城市纸醉金迷的夜生活。按摩店的旁边是条深深的巷子，开着几扇不显眼的门面，每到夜里就浸染出紫红色的光和咆哮的Rock音乐。

有几次，她在夜里路过，包着白色头巾的印度阿三拦住她。他们给她推荐相册里的男孩，都是年轻的泰国男生。

“便宜又干净。”那个阿三就是这么说的。

几乎是在阿三的爆笑声中落荒而逃。她长得像是浓眉大眼、腰身很细的泰国女生。她的眼睛细长细长的，笑的时候就眯成了一条缝，才十五岁就飙到了一米六八的个子，体重一百六十斤，几乎是个正方体。还好够白，年轻的皮肤嫩嫩的，怎么晒都能很快白回来。

“又白又胖的，看起来像日本或者是香港来的女生。”

按摩店的女老板说。她的个子很高，说话的时候喜欢扬着脸，露出修长雪白的脖子。女老板的名字简化成英文字母叫Moon，翻译成中文就是月亮。早些年她在芭提雅一家很有名气的歌舞团做舞蹈演员，辛辛苦苦跳了很多年后还没有跳成主角，于是就辞了职跑到日益繁荣的曼谷开了这家小小的按摩店。

“你年纪这么小就一个人出门旅游？”月亮曾经这样问她。沈璧君撒了个小小的谎，说自己刚刚从学校休学，出门旅

行打点散工算是赚路费。

很多欧美的背包客都这么干。

“那等你赚到钱，下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”月亮好奇地追问。

等她赚到钱，就买机票回国找爷爷奶奶。沈璧君是这么想的。她的老家是中国南边的一座临海小城，城市里终日都有温热潮湿的海风吹过。不用去学校的时候，她就和爷爷出海捕鱼，划着那种细长细长的渔船，两边是坚韧的渔网。女孩就坐在渔网上，打着赤脚。头顶的太阳烤的人的皮肤暖洋洋的，脚下是白色冰凉的浪花，和一无无际的海洋。

只是有时候，想起还在曼谷郊区开店的父母，胸口左边像是被谁投进了小块小块的石子硌得心微微发疼。但有什么用呢？她都已经离开了他们。

如果是自己选择的路，哪怕是跪着都要走完。

五月以后，曼谷几乎每天都在下雨。坑坑洼洼的石板路，背着包在雨中漫步的白人男孩，蓝色的TUTU车，黑亮黑亮的瓦檐，满街乱跑的野狗，一切全都湿漉漉的。

店里的生意很冷清，月亮出门办事，平时唧唧喳喳很爱说话的女工都坐在店里用泰语聊天，沈璧君听不太明白，就留在门口好像复读机一样用英语招揽客人：“Feet massage 100; Feet massage 100……”

有白色的Mini巴士飞驰而过，街头传来流浪狗惊恐的尖叫，探出头去看，是一只黄色的小土狗被撞伤了，躺在地上一摊血迹中，用一种绝望的声音嘶叫。

那辆肇事的白色面包车几乎没有停下来，飞快地开走了。这座城市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，每天都有无数流浪狗被飞驰的车误伤，这不足为奇。街上的路人依然匆匆忙忙地走过，偶尔有外国游客停下来观望一下这只奄奄一息的狗，又无能为力地

耸耸肩膀，带着遗憾的表情离开。

这是曼谷夏天的晚上。

沈璧君站在街道的对面暗暗地悲伤。她想要马上走过去抱着小狗去医院，但是她不知道附近的宠物医院在哪里，她应该如何救它，它到底有没有主人。

刚想走过去，她看见一个男生飞快地走过去，把胸前的斜挎包甩到身后，小心翼翼地抱起那只受伤的黄狗。

其实在生命里，总会出现这样的人。

也许是在黑暗的电影院，你正默默为某个小龙套揪心，而她就坐在临排的座位上落泪。也许是晚到了十分钟的书店，你心仪已久的书已经被另一个她带回家放在书架上。也许坐公交车，你们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。

你们彼此并不熟悉，却拥有一颗相似的灵魂，像是在时光的洪流中曾经彼此重叠的影子，擦肩而过后各奔东西。

2009年的夏天，男孩就这样抱着一只受伤的小狗朝沈璧君走来。他穿着的白色衬衫被染上了一片红色的血迹。他走得很快，几乎是飞奔到沈璧君面前，用泰语大声地朝按摩店里面喊话。

按摩店里的女工陆陆续续地出来了，见到血迹斑斑的男孩有人吓了一跳，有人飞快地从椅子上拿出毛巾铺在地上。沈璧君手足无措地立在一边，她不知道任何事，也不认识这个救下小狗的男生，只感觉这家按摩店的所有人都好像认识他。

仔细检查过后，小狗只是撞伤了腿。男生仿佛松了口气，亲昵地拍拍小狗毛茸茸的脑袋，嘀咕了几句泰语，然后大家都笑了，大约是什么幽默的话，沈璧君想。

他理着干干净净的平头、小麦色的皮肤，咧开嘴巴就露出雪白雪白的牙齿。

这个时候月亮回来了，见到站在按摩店中央被众星捧月的男生，她惊喜地大叫一声，然后扑过去抱住他。

那天晚上沈璧君终于得知了这个男孩的身份。是月亮在清迈念书的弟弟，学校放假就回曼谷看她。

“沙卡是学校的班长，英语比我好呢。”月亮很骄傲地看着在厨房里炒菜的男孩，她从小出来跳舞赚钱，为的就是养大相依为命的弟弟。

白天被车撞上的小狗已经好些了，腿上的伤口被沙卡用白色的绷带缠了好多圈，无精打采地趴在地上。沈璧君剥开一片巧克力，它见状又马上精神抖擞地朝她摇尾巴，深情地凝视着她手里的那块巧克力。

“狗狗不能吃巧克力。”沙卡正好在这个时候走出来。

沈璧君抬起头，沙卡手里端着一大盆子菜，闻上去香喷喷的。平时店里的工人吃饭都是在按摩店，轮流买菜回来掌勺。沙卡做得一手好菜，他的假期是店里所有人最期待的时间。

“嗯，好像狗狗是不能消化巧克力里面的什么……”沙卡见她不说话，便结结巴巴地用英语解释。

“嗯……我害怕它肚子会饿。”沈璧君的脸刷一下红了。他真的很高，比一般泰国男孩都要高。站在莹白的日光灯下，他的影子能把她整个人都笼罩在阴影里。

“所以等会儿我们要去买狗粮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白天你也想救它对不对？我看到了。”

“好吧。你知道什么牌子的狗粮比较好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只养过鱼……”

等到按摩店打烊的时候，这座城市只有便利店是开门的。沈璧君和沙卡在凌晨三点曼谷的街道上到处找有狗粮卖的商店。沙卡的步子迈得很大，稳稳当当地走在前面，在后面一路小跑的是有点发育过剩的胖子沈璧君。

他突然在路灯下回过头来问她：“我是不是走得太快？你

累不累？”

累得半死好不好。但是胖子沈璧君停下来喘着气朝他使劲摆手：“没问题，我跑得动。”

“嗯，减肥就是要运动运动。我们慢慢走吧。”沙卡安慰她，“跟你玩个游戏，你就不累了。”

“啊——”她的体力几乎已经消耗掉了，现在还要浪费脑力？

“谁先看见7-11，就喊出来，喊出次数最多的人算赢。”

“但是赢的人有什么奖励啊？”

“嗯，给狗狗取名字……”

“好吧。”很不甘心的回答。

夜里有雨落下来，淅淅沥沥的，在灯光下像是散开的一层层云雾。他们没有带伞，就这样淋着雨在风里走着。刚好是炎热的夏夜，凉丝丝的雨滴落在皮肤上好不快活。

那天晚上沙卡玩得很嗨，曼谷满大街的7-11便利店，远远的亮着灯光在雨帘里像是深海里鱼儿的眼睛。有时候他手舞足蹈地走在前面，然后发现在身后累得半死的胖子，又赶紧慢下脚步来向她道歉。

“那么，狗狗叫什么名字，你想好没有？”第二天下午，沈璧君正蹲在屋子后面洗客人用过的毛巾，沙卡站在一边为客人泡花草茶。

雨季难得一见的阳光从屋角高高的窗户射下来，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。

“还没有呢……既然决定要抚养它，想要有个纪念意义的。”

“叫yellow？”

“好奇怪的名字。”

“叫wang wang？”

“还不如叫7-11，难得你昨天陪着我满大街跑。”

喂过了消炎药，7-11的腿伤明显比前一天好很多，跛着一条腿蹦过来朝他们摇头摆尾地撒欢。沈璧君朝它打了个喷嚏，小狗摇摇头又一瘸一拐地跑开了。

“如果你感冒了，就喝这个。”杯子递到跟前，是褐色的液体。在这边的按摩店如果你做完全身按摩，你会免费得到一杯号称是强身健体的茶。

沈璧君小心翼翼地试了一小口，又很快吐了出来。那不是什么茶，而是她小时候每到冬天就会被灌的药——板蓝根。

“难喝？你昨天淋雨，这个可以预防感冒。”沙卡很关心地说。

“没事，我人胖不容易生病。”

后来还是病了。

沈璧君病倒在阁楼里的那个晚上，隔着玻璃窗，她一直睁着眼睛看着路上偶尔会飞驰而过的出租车，还有刚刚乘坐夜班客机到这座城市四处寻找旅馆的背包客，她不困，浑身燥热，像是吞下了一块火炭。

于是就摸索着下楼去厨房找水喝，就在她摇摇晃晃的扶着楼梯往下走时，一只脚突然踩空，人咚咚咚地滚下去，惊扰了睡在屋后房间里的人。

沙卡和其他人闻声赶来的时候，沈璧君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，旁边是围着她打转，眼神充满了好奇的7-11。见到沙卡走出来，搞不清状况的7-11开始满地打滚撒娇。

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：惊慌失措的月亮要送沈璧君去附近的诊所，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架着女孩出门。刚走到门口，沙卡突然走到她的面前蹲下来：“我来背你吧。”沈璧君很为难地想了想自己一百六十斤的体重，犹豫不决。面前的男孩好像察觉到什么，鼓励她：“让我背你吧，你不重。”

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上路，他的背很清瘦，伏在上面能感觉到坚硬的背脊。他刚洗过头发，颈窝深处还有淡淡的柠檬的香味，蔓延进她的每一次呼吸。他就这样一直背着她往前走，一步接着一步，伴随着越来越粗重的喘气声。

不知道谁在附近放烟花，沈璧君爬在沙卡的背上努力抬头去看，曼谷不见星光的天空，红色的，黄色的，蓝色的，一朵接着一朵在天空绽放，又坠落成稍瞬即逝的流星。

感冒，发烧。按摩店附近那个诊所的医生是这样说的，昏昏沉沉的沈璧君听明白了，自从她到月亮的店里打工后，能听懂泰语越来越多。

“回去多休息下，多喝水。”

“不用打针吗？”月亮紧追着问，“她都发烧了，吃药管用吗？”

“药吃了，不行再回来。”拿完药，肥嘟嘟的医生打了个哈欠，他没有穿白大褂，身上只有一件汗渍斑斑的背心和短裤。本来半夜谁被人拖起床都不好受，何况刚才月亮在门口大呼小叫、用手使劲拍打诊所的卷帘门。

月亮真是个很好的老板，已经烧得稀里糊涂沈璧君想。她隐约记起了自己前几次生病，母亲骂骂咧咧地领着她往医院走，嘴里不停地责怪她为什么要生病，一生病就花钱。“你活该，如果你听话好好吃饭就不会这么多病。”这是母亲的原话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。但她每天的食物都和海鲜有关，客人剩下的，餐馆当天卖不掉又快要坏掉的海鲜，那些充满腥臭咸湿的食物滞留在自己的身体里慢慢地腐烂发酵，仿佛无时无刻地在身体的每一寸皮肤下面缓慢膨胀，让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

她恨死了自己的身体，甚至觉得已经无药可救。但是沙卡说，让我背你吧，你不重。在沈璧君的人生里，第一次有男生对她这样的友善。

这是沈璧君那天晚上昏睡过去前最后的记忆，她好像梦见了他。

后来几天，日子就变得非常无聊了。因为生病，月亮强行给沈璧君放了病假，把她一个人留在阁楼的单人床上。

“不要把感冒传染给客人啦！”说话的时候月亮恶狠狠的样子，但语气一点都不厉害。沙卡把7-11送上来陪她，自从7-11的腿伤有好转后，它每天唯一做的事，就是对着前来按摩店消费的客人很纯真地眨巴眨巴大眼睛，并充满期待地看着旁边茶几上的饼干。

“不能再这么吃下去了……”沙卡把日渐发胖的7-11丢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这么说的。那两三天他总给她送饭，有时候是菠萝炒饭，有时候是冬阴功汤面，还有各式各样酸酸甜甜的炒菜，都是他自己做的，好吃得不得了。所以沈璧君不知道这句话说的是她还是小狗。她每天风云残卷地吃过饭以后再吃药，然后在药力下慢慢地昏睡过去，醒来的时候身上已经被汗水浸湿了，小腿能感受到藏在被子里在酣睡中的7-11，它的皮毛柔顺又温暖。摆放在床榻旁边的碗筷已经被人悄悄地收拾了去，不知道是月亮还是沙卡。

只是她感觉自己在渐渐康复。生机好像重新一点点回到身体内，令她感觉到活力。

二

六月，沙卡在回学校之前要去拜四面佛，沈璧君也跟着去了。在曼谷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信佛的，她并不是真的信。但是无论谁，当她对生活有一种期待的时候，那种期待总是无比虔诚的。

作为这座城市里香火最旺的佛像，这里的人确实太多了，沈璧君边走边想。他们沿途路过叫卖鲜花和佛香的小摊子，有成群结队的旅游团游客在摊子前讨价还价。两个中国的小孩搭

住耳朵疯了一样地尖叫，企图要掩盖住对方的声音。

他们中的一个转身疯跑，另一个开始追逐，最后被追逐的小孩撞在沈璧君的腿上，跌倒在地上号啕大哭。很快有大人跑过来抱走哭啼的儿童，更多的旅客则是站在一边，兴致勃勃地聊天，观望这场闹剧，为这几天异国的出游经历感到无比地亢奋。

“你打算求什么？”月亮事先跑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买鲜花火烛，沙卡和她先进去排队。

“嗯，求财吧。祝愿自己早点发财。”

有了钱，就可以回中国了。

“你呢？”她努力跟在沙卡的后面，因为胖人多就满头大汗，喝多少水好像都不够。

“求佛保佑家人身体平安啊。”沙卡理所当然地说道。

这时候人群中突然传出一阵骚乱，断断续续的是一个女人用中文哭喊的声音。沈璧君靠近一看，是个年近四十的妇人弄丢了一起带出来的小孩，她红着眼睛，惊慌失措地见到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游客就抓着人家，用带着浓浓四川口音的普通话问：“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？大约这么高，穿黄色的衣服，蓝色的裤子，眼睛很大的。你有没有见到？”

很多人都摇着头，有的其他国家的亚洲游客也被抓住询问，露出一脸的惊恐和茫然。很快穿着墨绿色制服的警察走过来用英语询问，那妇人眼神充满了绝望——她听不明白。

沈璧君走了过去做起了翻译，但曼谷警察的英文却仅限于几句“Could I help you”以及向右转，向左转的地图用语，而沈璧君的泰语也仅仅是维持在生存线上的水平。于是又拉上沙卡，沈璧君先将中文翻译成英文，沙卡再将英文翻译成泰语。

两个人忙活了半天，正准备陪同那名中国妇女去大使馆求助的时候，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脆生生的童音：“妈妈！”那